

北京胡同

■洪小兵



样聊着茶器之美。趁这个机会，我蹭会儿空调，坐着休息一下，让疲倦的脚丫放松放松。小姑娘说，你晚上再来吧，晚上五道营胡同灯红酒绿，好玩着呢。我笑笑不语，心想年纪如我还是白天来逛胡同比较合适。

胡同出来慢慢步行到国子监、孔庙。因为假期人多，恰好赶上周二闭馆，就这样又给了我一个下次再来的理由。国子监街，北京著名历史文化名街，长600多米的街，居然有四个牌楼。我坐在孔庙门口的圆石上，两边槐树茂密遮天，吃着三元梅园的杏仁豆腐，看着飘落满地的棉絮，想像着古代最高学府和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到底会是什么模样。

来北京不逛南锣鼓巷不甘心，逛了又堵心。这里商业气氛太浓了，游人如织，喧嚣热闹，主打小吃、旅游纪念品，这里有的物品别的地方也都有。所谓打造成“景点”，也许就是为了吸引一些年轻的朝气，不想让人遗忘罢了。倒是巷子两旁的胡同，别有看点。像帽儿胡同、雨儿胡同，名胜古迹多，但游人不多，值得慢慢逛。

从地铁站出来，开始往杨梅竹斜街走，却无意间闯入号称中国文房四宝第一街的琉璃厂文化街。文化街上有荣宝斋、中国书店、戴月轩、一得阁等100多家店铺，但这里大部分的店铺下午六点钟都已经关门了，我估摸着下次还得再来。据说，这条胡同里曾经住着一位

精于做媒的杨媒婆，清乾隆年间叫杨媒婆斜街，光绪年间因为谐音改叫杨梅竹斜街，一直延续至今。杨梅竹斜街不长，不到600米，这里有咖啡店，有传统的手工作坊，有年轻人自创的品牌，我在梓霖堂买了线香。传统店铺和创意店铺相互交融，杨梅竹斜街并没完全沦陷于观光旅游老街，至今仍保留老北京的风味。这里曾经生活过很多名人，杨梅竹斜街61号原为江苏尤溪会馆，沈从文在北京定居时，曾在这里写下《湘西散记》《边城》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从杨梅竹斜街出来买杯尹三豆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看前门大街人来人往，铛铛车驶过，恍如年少时光。

烟袋斜街只有200多米，但是我待的时间并不短，在吹糖人面前，我也止步不前，贴着那些孩子后面目不转睛看着，以前老家十月廿三会市，吹糖人都会来赶集的。在太清宫邮政店，清代缠枝纹的鼠标垫让我爱不释手，普通人的开心就这么简单。烟袋斜街顾名思义应该是当时京城烟草买卖最有名的胡同，现在成为平民交易市场，贵气不再，接上地气了。烟袋斜街连接什刹海酒吧街，华灯初上时，这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极具京城文化韵味。

这个盛夏，我一个人逛胡同如痴如醉，我的心和这个天气一样热情。时光里，我走过胡同，也走过时光里的自己。北京胡同有1500多条，期待下次再相见。

川图查书随记

■林良爽



段。与蜀中的硕学、俊彦交游的就有三十多位，如林山腴、王白与、周菊吾等。他在川大任教过，其弟子苏园、徐无闻，是蜀中乃至全国书法篆刻界的名家，再传弟子向黄、陈泳吾等，也都成书坛名家。据他的弟子、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苏园回忆，易均室曾篆刻一枚“四川省图书馆收藏印”。就是这么一位与川图有过渊源的大家，想不到，川图仅存有他的三本书。不知道川图现在是否还保存着易先生的这枚“四川省图书馆收藏印”印章。

《锦里篆刻微存》不属于善本、珍本，系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的。既然不远千里来了，得去看看，于是坐电梯到五楼找保存本阅览室。服务台高高的，很像当年国营旅馆的那种服务台，工作人员躲在后面，这种风格与图书馆似乎不匹配。读者应该是图书馆的上帝，在这里感受不到。说明来意后，工作人员查了一下，答：“有。要身份证押在这里，才能看。”“身份证忘带了，在酒店里。”“不行，没有身份证不能看。这是规定。”“我从浙江温州来的，这么远地过来，能否方便一下，用电子身份证行不行？”“不行，就得要身份证。”“可以去酒店拿嘛。”另外一位工作人员说。

“外面下大雨，下午我就离开成都，

能否通融一下？”

“不行！”

图书馆是为读者服务的，能来图书馆看书的，也应该不是什么坏人，把身份等信息登记下来，不就可以了吗？结果发现这里没有登记表之类的可填，就是一条道：押身份证。

“把书拿出来，我就站在你这里翻一翻，可以不？”

“能否这样，你们领导在不在，我直接跟你们领导说说？”

……

说了半天，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好吧！要半个小时，在那边等。”硬硬地说。

“那边”指放着五六张桌子的阅览室，仅有两张桌放了东西，有人了。暑期本该是图书馆最爆满的时节，有的地方图书馆座位都要抢的。一个省级图书馆保存本阅览室就这么几张桌子，人气并不旺，不知道川图保存本的利用率高不高？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到服务台去问书有了没。发现书已在服务台上了。如果不去问，再等下去，估计工作人员也不会说。想到去温州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查阅资料时享受到的服务，真是感慨万千。温图工作人员会把找到的书送到位置上，还会说，老师这是你要找的书。

把书拿过来，翻了几下，匆匆地离开川图。

随风而去的竹床往事

■孔令周

早先，没有空调，盛夏，那真叫一个难熬。知了在一个劲地聒噪，白亮亮的阳光肆无忌惮地倾泻在山岗、原野、河流上，像一个败家子没心没肺挥霍着几代人积蓄起来的财富，临到冬天又囊中羞涩，只好靠着墙根哆哆嗦嗦了。

屋后是一片大竹林。酷热难当的时候，老态龙钟的老屋再也不能遮蔽，就连空气，好像都会溅出几颗火星来，我们就会躲进竹林里。爷爷是早在里面的，他躺在一堆突兀参差的大石头堆里，那些都是用来建房子的上好花岗岩，是父亲托阿贵伯伯放山炮从后山运来打算砌地基的。爷爷摇着蒲扇，光着膀子，神清气闲。我们几个小孩与他打了声招呼，便自管自地在竹林里自由玩耍，玩得花样可多嘞，抓笋蟹（学名叫竹象鼻虫），用笋壳做面具，用竹叶做小船……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星星点点，变幻迷离，恰如我们美梦一样的童年。

太阳累了一天，挨着山尖，像皮球泄气了一样，一下子瘫软下来，但暑气的余威仍未散去，西边的云彩像着火了一样，红的，橙的，金的……染上了我们的衣服，染上了门前的柚子树，染上了黄昏中“哗哗”叫着的荷兰牛。

我和弟弟开始去搬竹床。准确地说，应该是竹床板。“嗨哟嗨哟”，像两只蚂蚁搬运大苍蝇（这是我们经常玩的一种游戏：抓住一只大苍蝇，丢到地上一只蚂蚁旁边，它拖了一会儿拖不动，便会急急忙忙地到洞里叫同伴帮忙，不久，一队浩浩荡荡的蚂蚁大军就在它的带领下出征了，当然我们会给它们制造“关卡”，水流成河，土堆成山……乐此不疲）。还要搬上两张长凳，架竹床板用。等我们的竹床搭建完毕，院子里其实已经有好几张竹床了，伯伯家妈妈家的比我们更早。父亲提来一桶井水，冲洒在竹床板上，说要先晾一晾，唤我们回去吃晚饭。

比故事更感人的“故事”

■黄晨升

盛夏的傍晚，依然热浪滚滚，西子湖畔的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却是座无虚席，近四万名观众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只为赴一场视听盛宴——《新白娘子传奇》三十年演唱会，我正是其中一员。长达三个小时的演唱会，兼具怀旧和时尚元素，舞美设计美轮美奂，演员团队、配唱团队、配音团队先后登台，一首首歌曲，一句句台词，一个个桥段，现场观众恍如昔日重现，频频泪目，几乎每一首歌都引发了万人大合唱，不必说“千年等一回”了，这“三十年等一回”就已经足够令人心潮澎湃不胜唏嘘了。

一部三十年前播出的老电视剧，何以在今天还能有数量如此庞大的拥趸，使他们不惧酷暑、不远千里、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赶来杭州呢？这部剧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我们到底在怀念什么？

我们一定是在怀念曾经的慢生活吧！《新白》这部长达50集的电视连续剧，其独到之处是剧中演员台词念白和歌曲咏唱相结合，剧迷们戏称之为“一言不合就开唱”，这种形式适度地放慢了剧情的进展，使观众关注剧情时的紧绷心情得以适当松弛，著名音乐人左宏元为本剧量身打造的新黄梅调唱段如《前世今生》《悲情面具》《天也不懂情》等，曲调优美悦耳，老少咸宜，令人情不自禁就跟着哼上了，更重要的是观众由此不知不觉地对剧中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增添了代入感，一集看罢，观众往往要好久才能从剧中走出来。反观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加快了许多，连吸收精神文化也成了快餐式的，好多人在观看电视剧时采用倍速播放，二倍速或四倍速都司空见惯，甚至有些人在倍速观剧的同时还忙于接听电话发送信息或完成工作任务，如此你还能好好欣赏演员的演技吗？你还能对剧中人物的遭遇感同身受吗？我不由得想起了木心先生的《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我们一定是在忆苦思甜难以释怀吧！当年看这部剧长大的人，大多是70后、80后，如今正值中年。正如网友说的，我们这代人，点过煤油灯，骑过二八杠，田里偷过瓜，河里摸过虾，用圆珠笔在手腕上画过手表，花一毛钱在路边买过冰棍。如今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艰苦日子早已一去不返。但是，远去不代表遗忘：记得那些年的每个夏天，每天下午我都会带着妹妹用下妈妈交给的家务满村子跑，只为找一台正在播放的电视机，蹭看《新白娘子传奇》，通常一天播放两集，为了自己面子和不惹人厌，有时我们还要辗转两户人家，后来村老人协会配了台电视机，老协就成了我们看剧的“定点单位”……任何人都终将会渐渐老去，借《新白》三十年演唱会这样一个载体回忆往昔，有人笑着哭，有人哭着笑。也许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经历都不尽相同，但谁能不尝遍酸甜苦辣不历经悲欢离合呢？正如歌手郑智化在《年轻时代》里唱的那样：“所有欢笑泪水就是这样度过，

屋前稻田里的青蛙大合奏响起，萤火虫打着灯笼四处闲逛，我们躺在竹床上的“卧谈会”就开始了。刚冲过井水的竹床板冰冰凉凉，清沁入骨，几个小孩挤作一团，粘在上面，就不想起来了。大人们忙完家务活，端张小凳子，摇着一把蒲扇，三三五五，也都坐在院子里，妯娌们家长里短，爱抽旱烟的大伯，时不时吸上一口，烟丝在夜色里一明一灭。东边的道坦上，二叔点了一堆干茅草，冒着烟，据说可以驱蚊。

躺在竹床上，看满天星斗，真是一大乐事。黑黢黢的乡村上空，星汉灿烂，银河泄地，宇宙庄严澄澈，俊雅飞驰，引发人们无穷的想象。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孙悟空大闹天宫……一个个鲜活的神话故事，在我们的脑海中，也徐徐展开了一片奇异的星空。

夏夜，经常过来乘凉串门的，还有阿顺公，他是唱戏的“好把式”。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一人分饰两角，一下子男声，一下子女声，切换自如，婉转动人，那个假音毫无违和感，小孩子围坐在他周围，如痴如醉。“梁兄啊”，一叠三叹，在我们的耳畔久久不散。

这些竹床往事，早已随风消散，如今，坐在空调房里，敲着键盘，陷入遐思，那些夏夜里的星星，正眨巴着眼睛，朝我调皮地一闪一闪……



那一段日子我永远记得。或许现在的我已经改变很多，至少我从没改变那个做梦的我！”

我们一定是在孜孜追求真善美的世界吧！《白蛇传》本就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表达了人们对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向往和对封建势力无理束缚的憎恨。而在《新白娘子传奇》剧集中，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突出，许仙善良正直中略带懦弱迂腐，白娘子智慧勇敢为报恩不顾一切，小青洒脱侠气，法海坚持信念，媚娘深情，采因仗义，姐姐许蛟容任劳任怨，姐夫李公甫憨厚率真……在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了凄美动人的爱情，感人至深的亲情、义比金坚的友情，也看见了步步坎坷路的情仇爱恨，还看见了辩证存在、令人抉择艰难的情理和法理。正应了那句话，中国传统神话传说中的正能量是我们恒久不变的价值观。感谢《新白》，它影响了几代人的审美和价值观念，每一代人对它的记忆和理解也许有差异，但对人性中美好品质的认同和赞美，对自由和纯真的向往和追求，对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是相同的。

我们一定是在倍加珍惜影视剧中的良心之作吧！据说《新白》在拍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先后换了五位编剧，但在剧情上却基本没有漏洞。许仙扮演者叶童勇敢尝试性别反串，却一点也不觉得违和。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剧组精心设计服装道具，做到了人物服装和妆容造型随剧情发展和人物性格改变而不断变化。此外，配乐团队、配音团队高超的专业水准，也为剧集增色不少。在这部剧里，观众充分体会到了主创团队的专业、敬业、团结和对观众的尊重。在现如今经费投入巨大却常常产出各种奇葩“神剧”的背景下，我们怀念《新白》也就不足为奇了。

演唱会罢，曲终人散。但我们青春不老，梦想长青，经典永不剧终，《新白娘子传奇》依然值得我们在明年暑假再看一次。三十年过去了，我们都长大了，小时候看的是故事，长大后看的是情感，是回忆，是共鸣，是梦想的再度延续，是纯真的反复洗礼——是比故事本身更感人的“故事”。

